信息化战争在俄乌冲突中的体现

信息化战争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以及信息时代核威慑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战争形态，依赖于信息资源并考验了交战方对信息资源的利用，包括了陆、海、空、天、电等全维空间，实现了多军兵种的一体化。

信息化战争依托网络化信息系统，大量地运用了具有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等当代高新技术水平的常规的武器装备，并采取相应的作战方法，在局部地区进行的，目的手段规模均较有限的战争。在俄乌冲突的第一阶段，俄军利用电子信息在空袭作战及防空反导作战中取得了成功，但同时也因为后勤保障乏力，非体系化运用，给了在北约辅助下的乌克兰军队夺取部分电磁频谱优势的机会，导致俄军第一阶段战略目标未能达成。俄军高层缺乏夺控电磁频谱的意识，未对北约监控防范，也没有对电子战装备防护的意识，甚至有不少装备如“鲍里索格列布斯克” “克拉苏哈-4”“水银-BM”被摧毁或缴获，电力供应也不足。优势方易位。

但在第二阶段时俄军吸取了教训，体系化运用信息战手段，充分利用电磁战斗管理工具协调电子战与火力打击行动，制造大范围干扰盲区抢夺了乌军指挥控制权限，体系化干扰压制北约情监侦系统，破坏乌军对目标定位的准确性，延缓乌军的杀伤链，并限制了乌军的纵深侦察，阻止乌军使用西方武器实施远程精确打击，将战果稳步推进，使得战争胜利的天平不断向俄罗斯倒去。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开披露情报与开源情报运用成为关键，这也是信息化战争的特点。俄乌冲突中优势方易位的关键就是情报，谁掌握了更多的情报并加以运用，谁就掌握了胜利的钥匙。

在这种情况下情报与反情报对抗占据重要位置，从战争初期俄罗斯对乌克兰全方位的信息压制，到后来美国、乌克兰适时的释放情报化解俄罗斯的“假旗行动”，信息化战争的战场瞬息万变，情报的对抗无时无刻不再发生,战场随时可能反转。这种情况下不受地面基础设施限制的通信网络得到重视，无论如何保护，查探信息的相关电子设备都有可能被摧毁，在信息战中，快速切断对手的对外通信网络已经成为了基本军事手段，而这种通信网络极为重要。

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的对外通信联络基本保持通畅，乌总统泽连斯基还不断通过社交媒体对外发声。美国、北约和乌克兰一道，通过制造高级军官被击毙等假情报，通过互联网快速传播，进一步影响俄军士兵军心，可见情报不只是直接与军事相关，任何情报都可以被利用。美国SpaceX公司在2022年2月26日宣布，应乌克兰副总理米哈伊洛·费多罗夫的要求，“星链”低轨互联网卫星星座已经在乌克兰投入使用，这也给了乌克兰在信息战中的极大支持。

同时，信息战在火炮对决中发挥重要作用。现代化炮火射程远，需要精确的位置，雷达与隐形的对抗也是情报与反情报的对抗。在俄乌冲突中，俄罗斯空天军使用反辐射导弹摧毁了一个美制AN/TPQ-53反炮兵雷达，而在空天军飞机来不及出动的区域，俄军则普遍使用电子干扰进行软杀伤，从而降低乌军火炮打击的精度。一个月后俄罗斯一次性派出了4架苏-57隐身战斗机，联网飞入乌克兰纵深防区对乌克兰防空系统展开猎杀，并且未被发现。

但是开战时俄军在前线大约20万部队，只有几万军官，十二万合同兵，几万开战前夜被强制签了合同火线参战的义务兵，再加上几万国民近卫军，这些军队甚至不能被称作军队，连基本的军事器械的使用素质都不具备，甚至出现了为战先逃的情况，而乌方兵力大约40万，这也难怪军力排在第2位的俄罗斯与22位的乌克兰打了数月，当然这也可能与俄罗斯的战略以及镇守边疆的军队有关。

国内对俄罗斯充满了看好，然而事实却让人失望，俄罗斯并没有利用好自己的军事力量，即使信息再全面，再具体，丧失了军队基本的执行力、战斗力，也不能闪电战击败对方。

这说明信息化战争背景下，发展军备、高新技术固然重要，我国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是不能忘记最基本的军队的培养，俄罗斯军队中义务兵服役期限为1年，合同兵比例40%，丧失了军队的基本战斗力，上演了“车臣军队去哪里了”的闹剧，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重视人民军队的培养。

综上，信息化战争比拼的高精尖军事设备，是情报与反情报，隐身与反隐身的对抗，是决胜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但是军队本身的战斗力必须有保证，否则反而成为舍本逐末。